



Laura Thompson

Agatha Christie: AN ENGLISH MYSTERY

英伦之谜： 阿加莎·克里斯蒂传

[英] 劳拉·汤普森 著 姚翠丽 姬登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Laura Thompson

Agatha Christie: AN ENGLISH MYSTERY

英伦之谜：

阿加莎·克里斯蒂传

〔英〕劳拉·汤普森 著 姚翠丽 姬登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伦之谜;阿加莎·克里斯蒂传/(英)汤普森(Thompson, L.)著;姚翠丽,姬登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7.

书名原文:Agatha Christie: An English Mystery

ISBN 978 - 7 - 5327 - 5399 - 4

I. ①英… II. ①汤…②姚…③姬… III. ①克里斯蒂,
A. (1890~1976)—传记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3537 号

Laura Thompson

Agatha Christie: An English Mystery

Copyright © 2007 Laura Thomp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adline Publishing Group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08 - 544 号

英伦之谜——阿加莎·克里斯蒂传

[英]劳拉·汤普森/著 姚翠丽 姬登杰/译

责任编辑/李玉瑶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75 插页 10 字数 407,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 - 10,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5399 - 4/I · 3137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57602918

献给我的朋友文尼，O. F. D.

1992—2006

“有一种东西叫人念念不忘，那就是悬念。没有什么能像谜一样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约翰·福尔斯^①《紫檀塔》

① 约翰·福尔斯（1926—2005），英国作家，著有《法国中尉的女人》。

目录

托奇别墅	1
年轻的米勒小姐	44
丈夫	84
孩子	127
暗藏杀机	171
采石场	216
第二任丈夫	291
战时	345
英国谋杀	404
晚年岁月	464
上帝的印记	520

附录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英汉篇名对照表	553
附注	557
致谢	559

托奇別墅

“从五岁到十二岁，我都过着快乐无忧的生活。”

(摘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封信，写于1973年)

“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罗伯特说，在鲁珀特圣卢教堂的洗礼仪式上没有坏精灵。我后来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

‘喔，要是连一个坏精灵都没有——

那你的故事又从哪里来呢？’”

(摘自《玫瑰与紫杉》，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以玛丽·韦斯特马科特为笔名而作)

沿着托奇的巴顿路爬上一段陡坡，站在坡顶举目望去，寂然无物。那里曾经伫立着阿加莎·克里斯蒂在里面出生的房子。现在，只有靠想象力才能恢复它往日的生气。

阿加莎一生都沉浸在对她童年生活的怀恋之中，她家的老宅阿什菲尔德是她放飞童年梦想的舞台，是她一生都魂牵梦萦的地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这座被卖掉二十年之久——也许是作为她最终长大成人的一個证明？——的老宅被拆毁时，她像个孩子一样哭了。

走在这条路上，很难捕捉到昔日的痕迹，因为它所剩无几。巴顿路完全位于城外，但是这并没有使它免受现代英国气息的熏染：在通往阿什菲尔德的山坡两侧，排列着一些华而不实的学院建筑、一家重要的大型零售商店、一所学校和一个租金由政府补贴的市建公寓群。紧靠阿加莎老宅的

遗址，散落着几座带廊的平房。平房旁边有条小路通向一块幽静的三角形泥地，边上有岩石围成的地界：那会不会曾经是她家花园的边缘呢？有可能。这儿，一根树桩旁边那阴凉幽暗的角落，很可能是当年的狗冢，那里的小墓碑下，埋葬着家里喂养的宠物——包括阿加莎的第一只爱犬，那只约克夏小猎狗托尼。

想象力就这样恢复着隐藏在岁月背后的光景：昔日的托奇，海鸥粗嘎的叫声——这叫声对阿加莎来说，像自己的名字一样熟悉——还有那不曾改变的巴顿路。她无数次地走在这条路上，轻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呼吸时有胸肋快乐起伏的感觉。小时候，拉着保姆的手；后来，束上了紧身胸衣，拖着端庄漂亮的长裙，裙边还沾着一层厚厚的尘土。爬这样一座山，竟然穿着紧身胸衣！就是在这里，她的第一任丈夫阿奇·克里斯蒂，骑着他的轻型摩托车突突驶来，追寻他在埃克塞特附近的一次舞会上一见倾心的那位娴静、苗条的姑娘；他坐在那里跟阿加莎的母亲喝着茶，期待她迈着轻捷的步子从小路上走来。她在卢克兰兹打羽毛球，卢克兰兹跟她自己家的房子一样，是坐落在这片自由惬意的土地上为数不多的房屋之一。那就是她当时的天地。那是爱德华时代的宁静岁月。年复一年，一个个漫长的夏日在昏昏欲睡中度过：平缓起伏的草坪上散落着茶桌的影子、棒球场拱门弯弯的投影，以及羽饰阔边花式女帽柔软的情影。空气里弥漫着玫瑰的香气，幸福是如此容易的事情。阿加莎·克里斯蒂从不曾失去那些年代的感觉：它们一直保留在她的心里。

从巴顿路的坡顶俯瞰托奇，它的七座山峰连绵起伏，远处的海湾波光粼粼，海岸轮廓曲折生姿。这就是阿加莎熟悉且深爱的风光——半现，半隐，她对此如此痴恋，以于一九二〇年，她跟阿奇一起在世界各地旅游时，给她的母亲写信说，南非“跟所有真正美丽的地方一样，就像托奇”！

那个地方不复存在了。阿加莎年轻时代的托奇是个有形而完美的地方，是块上等的好地，有着新月形的土地和一排排的梯田，它那些巨大的灰色别墅掩映在绿树群山中，还有它的礼仪、结构和遥远的荒凉。它是一

处矿泉疗养地，能让人逐渐恢复元气，是那种经常有人带着介绍信来造访的地方。在夏天，地方报纸每周都要公布一批假日来访者的名单，据说读起来像《哥达年鉴》^①。这里的常住居民跟阿加莎属于同一个阶层：中产阶级，有着上升的趋势。这种同质性是弥足珍贵的。围绕她的，全都是保护和静态的平衡。因此，在这样的环境里，她的想象力能够自由驰骋。

它是否能想象到二十一世纪的托奇是什么样子呢？在战后的那些年里，阿加莎对于社会变化怀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对生活的态度正如她笔下的老处女侦探马普尔小姐一样，更多程度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总是做好最坏的打算，而这样做通常是正确的。但是，阿加莎也是一个对上帝和人性怀有很深信仰的女人。她是否有可能在那时候已经预见到了英格兰内部即将发生的破裂，这破裂将把她的心与她出生的地方撕裂开来？

托奇气派的舰队区里五光十色的店铺琳琅满目；昔日辉煌的河边马路聚集着袒胸露臂的酒鬼；一八五一年的市政厅如今成了特斯科零售公司的一个分部；那家老银行，建筑物的正面还是浅金色的，现在成了班克斯咖啡馆；那座优雅的一九一二年海滨展览馆，如今变成了一所大型购物超市；棕榈树的叶子在漫波夜总会外面变得枯萎；那些安静的淡黄色别墅打出有空房间和广东饭的广告；吸毒者和寻求避难者东倒西歪地走在联合大道上，阿加莎的父亲曾经从那里为阿什菲尔德别墅置办瓷器……现代性使每一个骄傲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英格兰发生的变化赫然醒目地昭示在这里，因为托奇是一个“消遣”的地方，而“消遣”现在阐释着我们的生活。阿加莎也相信消遣：她喜欢轻松、自在和闲散的生活。然而，当她看到那些度假者，看到他们寻找激动的迫切劲儿，他们的汉堡暴露在阳光下，他们的水瓶像长矛一样晃来晃去，她将会怀疑马普尔小姐的另外一些信条——譬如说，“新世界跟旧世界一个样儿”，“人性亘古不变”^② 等等。

① 欧洲王族家谱年鉴，因最早在德国东部哥达出版，故名。

② 摘自《借镜杀人》。——作者注

在她晚期的一些作品中，她已经开始怀疑将来了，《天涯过客》是她快八十岁的时候写的一本书：

现如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所有的东西都在利用一切时间煽情。风纪？克制？这些东西全都不再算什么了。除了感觉，什么都不要紧了。

那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它形成了今天的英格兰：无聊、狂暴、颓废，形成了一个没有秩序感、没有原因和结果、没有历史的社会。阿加莎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虽然她不完全相信那会真的发生：“难道这就是英格兰？英格兰真的会像这样？让人觉得——不——还没有，但真可能是这样。”^①事实上，《天涯过客》是以对“希望”、“信仰”和“仁爱”的肯定结尾的。所以，阿加莎很可能会对二十一世纪感到震惊和难过。她很可能会哀悼这个城市的死去，在这里，她做梦、恋爱，跟她的爱犬托尼一起向山上跑；在这里，她把童贞献给了阿奇·克里斯蒂；也是在这里，她成了一名作家。尤其重要的是，她会为新时代英格兰的不快乐而感到悲伤，因为对她来说，生活是一份神圣的礼物。

在托奇，阿加莎无处不在——商店内、博物馆里——然而她又哪儿也不在。那个昔日的她，那些曾经塑造了她的东西，已不复存在。只有在某些一闪而过的瞬间，你会瞥见一个身着白裙的女孩，蹦蹦跳跳地穿过阳光照射下的多阴的街道，这个小姑娘满脑子都是谜。然而，没有什么比这个谜更令人费解：在一个显然倾向于破坏阿加莎所信仰和表达的一切东西的英格兰，阿加莎·克里斯蒂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流行。这种矛盾现象会激起她莫大的兴趣。

然后，她会凝神注视着她的晚餐和她的花园，隐退到她自己的内心世

^① 摘自《天涯过客》。——作者注

界里去。

那就是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在那里，她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在她的想象里，在阿什菲尔德。这两者是不能分离的。她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片阴影，都对她有着神奇的魔力。她以孩子的率真爱着这里；但是同时又怀着一种成年人的深刻，似乎凭直觉感知到与爱相伴的伤痛，知晓正是因为时间的短暂才会令幸福如此强烈。她有一种伤感的本能。对一个孩子来说极不寻常，她有一个总的看法。即使当她沉浸在他们那温暖的寂静中，她也能感觉到那似乎永恒的夏日的结束，并且把它们的每一个瞬间变成永久的记忆。

“没有什么快乐能跟梦中的快乐相比……”成年阿加莎写道^①，一定是记起了阿什菲尔德在她的梦境里是如何被神圣化的：

梦中的场景是在花园的尽头……她自己家房子里的那些密室。有时你从餐具室进入密室——有时候，非常出人意料，它们竟然通向爸爸的书房。然而，它们却自始至终存在于那里——虽然你把它们遗忘了这么久。每次你认出了它们，都会兴奋得浑身发抖。然而，事实上，每一次它们又都有所不同。不过，发现它们总有一种奇妙而神秘的快乐……

上文选自《半成画像》，出版于一九三四年，是阿加莎以玛丽·韦斯特马科特为笔名创作的六本小说之一。它同作者死后出版的自传一样，接近于她的亲身经历。两本书里都讲述了很多相同的童年故事，然而，《半成画像》感觉更接近那时候的真实。该书的写作带有怀旧的情愫，弥漫着对八年前被迫离别的往昔生活的深深眷恋：那伤口还在书页上滴滴着鲜血。

阿加莎从来没有失去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体验世界的能力（“……很多

① 摘自诗歌《梦幻之路》。——作者注

年以后，当你仍然是个孩子时，正如你一贯的那样……”她的第二任丈夫马克斯·马洛温在一九三〇年的一封信里写道^①）。阿加莎既保留着她对往事的清晰记忆，还保留着她对这些记忆的直接的感觉。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鲜活生动了。韦斯特马科特小说的第一部《巨人的面包》（也是一九三〇年）中有一个小男孩，弗农·戴尔，是书里的主人公，但是他早年生活的大部分，都是阿加莎生活经历的翻版。

来了一位新保育员，一个凸眼睛的瘦瘦的白人女孩。她的名字叫伊莎贝尔，然而叫她苏珊更加合适。这让弗农感到困惑不解。他向保姆询问原因。

……“有些人在施洗命名的时候自称是猿效他们的前辈。”

“猿效”这个词儿把弗农搞糊涂了。猿，就是猴子，难道人们在动物园里给他们的孩子施洗吗？

跟阿加莎一样，弗农有许多白日梦；就像这一个，在阿什菲尔德花园无限的空间里长得枝繁叶茂。

格林先生像上帝一样，因为你看不见他。然而对弗农来说他又是真实的……格林先生身上最了不起的事情是他竟然玩耍——他喜欢玩耍。无论弗农想到什么游戏，那都恰恰是格林先生喜欢玩的。关于他，还有点别的。比如，他有一百个孩子。另外还有三个……弗农知道他们有三个非常美丽的名字：鬃毛狗、松鼠和树。

也许弗农是一个孤独的小男孩，不过他从来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你看，他有格林先生和鬃毛狗、松鼠，还有树跟他玩儿。

① 马克斯·马洛温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信，1930年8月6日。——作者注

阿加莎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孤独。她从来不会有这种想法。她珍视独处，以及独处给她留下的过另外一些生活的空间。她还非常珍视私密；有一次，她无意中听到她的保姆跟一个女佣谈论起她最早的想象游戏之一（“噢，她假装她是一只小猫咪，跟另外一些猫在一起”）时，她难过“透顶”。她已经用微妙的咒语罩住了她家的房子。秘密能够保护魔力，阿加莎小时候的一张照片让我们看到了一张满是秘密的小脸儿：一个倔强的小仙子，坐在她那魔力花园中的一把柳条椅上。

“我要熟悉每一棵树，并且赋予每棵树特别的意义……”^①

她的一生都在通过那些孩子的眼睛来看阿什菲尔德。她的侦探小说《空谷幽魂》描写了一幢叫做安斯威克的房子，表现了书中人物突然消失的幸福，有一个花园里栽满了阿什菲尔德的树。

有棵木兰花树几乎遮住了一面窗户，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树冠使屋里充满了金绿色。透过其他的几扇窗户望出去，你可以一直看到草坪和一棵像哨兵一样站立的高大的巨杉。右边是一棵紫叶山毛榉。

噢，安斯威克——安斯威克……

阿什菲尔德看上去是什么样子呢？一座很大的别墅，舒适，不是很雄伟，有一片漂亮的草坪通向一个小树林。一所家宅。那些老照片——着了淡淡的粉色，看上去鲜活生动——显示它曾经是一座和谐的共生体。一部分是两层，一部分是三层，有几根烟囱，宽大的窗户一直落到下面的花园，一个爬藤遮阴的游廊。一个植物暖房，里面种满了棕榈树，在那些穿冬衣的季节，它就成了湿热的温室。还有一个温室——“不知为什么，叫做 K.K.”——里面放着一只摇摆木马，叫做玛蒂尔德，还有一套上了油漆的小马拉车叫做“挚爱”。这些，阿加莎都写在了她最后一本小说《命运

^① 摘自《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作者注

之门》里。在这本书里，她让侦探小说的传统手法溜走，像个幽灵一样毫无约束地走进了她过去的的生活。如同她后期的所有小说一样，这本书也是对着口述录音机讲的^①，在短暂的录音过程中，她的声音粗哑，带着回忆的震颤。玛蒂尔德被描述成一副“孤苦无依”被抛弃的样子，马鬃散落了，一只耳朵断裂了，但是当书中的一个角色跳到它的背上时，它依然像从前那样前后摇晃起来。“活起来了，对吗？”“是的，它活起来了。”

就在她写作《命运之门》几年前，阿加莎收到托奇的一位老朋友的来信。“我们的花园，你的和我的，是充满魔力的地方……巴顿路现在已经面目全非，真让人难过，在阿什菲尔德的旧址上又建了一些房子。”^②然而，就其魅力来说，阿什菲尔德无法与阿加莎后来在德文郡为自己建造的房子相比。那幢白色的乔治风格的格林威宅完美绝伦，像颗珍珠一样坐落在达特河畔，真正跟她梦见阿什菲尔德所变成的“梦幻之屋”一样迷人。尽管如此，童年阿加莎依然深爱着她的家，她的视线总是远远超出家的界限。“在这个世界上，”阿加莎在她的自传中写道，“我最想要的，就是有一天再变回姑娘时代的阿加莎。”这句话里隐含着一个欲望——跟势力无关——栖居于那一直盘旋在她想象力边缘的神秘的家园。“有些东西你如此渴望，以至于你不很清楚那是什么，”在她最后几部作品之一的《无尽长夜》里，她写到了这所完美的房子，“那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很奇怪，一栋房子会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在《巨人的面包》里，那个小男孩并不住在阿什菲尔德：他是一幢叫做艾博茨普桑的房子的继承人，这幢老宅有着难以言喻的古色古香的美。在另外一部署名韦斯特马科特的小说《玫瑰与紫杉》中，女主人公伊莎贝拉有

① 1989年，阿加莎在上面录下了《命运之门》的60盘口授录音磁带在索斯比拍卖行卖给了一个法国收藏家，售价为7480英镑。这违背了她的女儿罗萨琳的意愿，她说：“如果它不得不公诸于世，我倒宁愿趁她还年轻些的时候。”这些磁带在阿加莎的打字员乔利夫人死后——它们都是为了她打字使用而录制的——落入了一个匿名卖家的手里。——作者注

② 阿德莱德·罗斯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信，1966年3月15日。——作者注

一幢跟阿加莎家差不多的房子，圣卢堡：“老旧、庄严、朴素”。阿加莎渴望穿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并且把它叫做自己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格林威宅成就了她的梦想；但并非伊莎贝拉那样的感觉。因为同时她又太中产阶级，也太像个思想家了。正是那颗让她能够凭空虚构出圣卢堡的心灵，总是阻止她迷失在它的现实里。

毫无疑问，如果她出生在另外一种家庭里，她的内在生命就不会那样自由地发展。也许那根本就不会存在。然而，托奇的米勒家族并非如它外表看上去那样受俗套束缚，家庭的活力和动态让阿加莎既受到保护，又能保持独立，这对于她独特个性的形成是一种理想状态。

阿加莎·玛丽·克拉丽莎出生于一八九〇年九月十五日，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比她的姐姐玛格丽特(玛奇)小十一岁，比她的哥哥路易斯·蒙田(蒙蒂)小十岁。她的父亲弗雷德里克太过绅士，从不干涉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她的妈妈克拉丽莎好奇心也许要强烈得多，但是她有一种天生的智慧，知道该如何恰当地表示出自己的兴趣。克拉拉——人们都这样称呼她——像《巨人的面包》中那位照顾弗农的保姆一样，对她说：“他可以说鬃毛狗、松鼠和树，说格林先生和那一百个孩子。而不是说‘太好玩了！’保姆弗朗西丝几乎不询问那一百个孩子是女孩还是男孩……”

事实上，克拉拉是有独创性的。她对阿加莎的影响——无论是放手，还是过问——几乎是绝对的。她身材小巧玲珑，气度不凡，长着一双聪慧的小鸟似的黑眼睛，她是阿什菲尔德这个家世界的中心，是那个让想象既可能又安全的人。她很有可能也是阿加莎生命中的爱。

《半成画像》写于克拉拉去世八年之后，是对克拉拉爱的证明：一曲抒发丧母之痛的挽歌。在这本书里，阿加莎倾情而歌：“哦，妈妈——妈妈……”她写道，想念在国外度假的母亲；八岁的西莉亚的痛苦，也是年逾四十的阿加莎的苦情，她仍然想念着克拉拉。

“晚上，苏珊给西莉亚〔阿加莎的虚构自我〕洗过澡之后，妈妈会来

到育儿室给她‘最后一掖’。‘妈妈掖，’西莉亚会这么说，她会一动不动地躺着，好让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妈妈掖’还在那里。”

克拉拉对于她女儿的理解几乎是完全的——她会用那“异样的、明白易懂的、具有穿透力的眼神”凝视着她：当然是在阿加莎的眼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表明这一点，这个故事在阿加莎的自传里也有过描述。说的是一八九六年在法国的一个小插曲，当时阿加莎正跟她父亲一起旅行。一个导游想取悦她，把一只活的蝴蝶用别针别在她的草帽上。

西莉亚感到痛苦不堪。她能够感觉到蝴蝶的翅膀扑打着她的草帽。它是活的——活着的。被别针刺穿！她觉得又恶心又难过。大颗大颗的泪珠涌进她的眼里，又顺着两颊滚落。

最后她的父亲注意到了。

“怎么了，宝贝？”

西莉亚只是摇头。她哭得更厉害了……她怎么能够说问题出在哪里呢？那样会深深伤害导游的感情。他的用意是好的。他专门为她而捉的蝴蝶。他为自己想出这个点子，把蝴蝶别在她的帽子上而感到骄傲呢。她怎么能大声地说出来她不喜欢那样？现在没有人能够明白，没有！蝴蝶的翅膀在风中扑打得更厉害了……

妈妈会懂的。但是她不能告诉妈妈。人们全都看着她——等着她说出原因。她胸中涌起一阵极度的痛苦。她无语而痛苦地望着她的妈妈。“帮帮我，”她的眼睛在说，“噢，快帮帮我。”

米里亚姆〔克拉拉〕回望着她。

“我想她不喜欢她帽子上的蝴蝶，”她说，“是谁给她别上的？”

克拉拉也有着狂野的生气勃勃的内在生命。但是跟阿加莎不同，她的内在生命诞生于一个与其说受到保护，倒不如说没有安全感的环境。

克拉拉于一八五四年出生于一个令人向往的军官家庭，她的父亲弗